

老兵本色

□景青

复员已有半个世纪,但四年多的军营生涯所养成的军人习惯至今依然被复制粘贴着,那是我终身享用的一笔“精神财富”。

黎明即起。没有了起床号声,但两万多天如一日,从不“赖被”,偶有头疼脑热亦是如此。起床后就叠被子,虽不像军营里那般方正,但也差不到哪里。梳洗后立即投入晨练,就像当年在军营里出操一般。只是将队列操换成了依据自身实际而设计的一套健身操。从没落下过一天,雨天就改在室内进行,外出活动、旅行则易地进行。有时因交通的缘故错过了晨练时间,那么必定在当天找个合适的时段和地点将“功课”补上,雷打不动。

走路腰板挺直,从不左顾右盼。一些不了解我过往经历的人都说:你走路的样子像个军人,从背后看活像个小伙子,就差了一套军装。我知道这话多少有些谬赞成分。但我始终认为:走路的样子实能体现一个人的精气神,昂首挺胸与佝偻低首,前者一往无前,对生活充满信心;后者却磨蹭踟蹰,给

人以似被生活压垮的感觉,二者实有天壤之别。

自己的衣服自己洗。军营里浆洗衣被鞋袜依赖不了别人。(春节前夕当地政府来驻地慰问,会带来一群女同胞帮助洗刷被褥,但那也是一年之中仅有的一次),故而自洗衣被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复退后这种习惯一直陪伴着我,而且从不拖拉。除了大宗物件交给洗衣机打理,一般的衣裤鞋袜都是亲手搓洗,从不烦劳妻子儿女。

做事果断,从不瞻前顾后。军营生活讲究雷厉风行,最不待见的是作风拖拉。久而久之,不仅养成了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说话从不吞吞吐吐,做事干脆利落(上海人讲“爽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替别人办事,从不拖拉,办得到就办,不能办当场明说。无数次与同学、战友、朋友约会包括参加会议、活动从不迟到,每次总是提前到达。

最为终身受用的是具备了一定的意志力,它就像我生命中一根“定海神针”,遇事总

是气闲神定。人的一生就像在攀爬一座陡峭的山峰,虽然风光无限,但一个个困难也时不时横亘在你面前,需要你去面对,去克服。面对生活或工作中的种种困难,退缩了就一事无成,直面了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回想入伍之初,新兵连的生活结束后分配到部队,就面临一次300里路程的长途行军,而且选择在“八一”建军节前夕,天气奇热,故而昼伏夜行,这对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小年轻而言是个不小的考验。考虑到种种因素,部队安排了一辆“收容车”以防不时之需。尽管鞋底磨出了许多血泡,尽管汗水渗透了被服,然而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没有一个是“孬种”,那辆“收容车”自始至终空驶着,那是意志力的胜利。在后来多次的“紧急集合”和野营拉力训练中,意志力发挥了巨大作用,那也是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一直陪伴着我的一笔财富。

当然还有正义感、同情心、每天坚持学习等方面的“老兵本色”,一起铸就了一个普通人的精彩人生。

坐在无锡古运河的游船上

□俞富章

无锡,这个被誉为“太湖明珠”的城市,对于我,实在不陌生。它是我每年数次来去南京必经之城;曾经有十余年时间,每年在太湖边上的华东疗养院体检,顺便也会去无锡城区转转;无锡的景区,如鼋头渚、惠山古镇、梅园、蠡园等等都是去过的;无锡的美食,如“太湖三白”、无锡排骨、无锡油面筋、无锡小笼包等等也曾多次品尝过的;曾经还买过无锡大阿福泥塑带回家……

这回,与朋友一起秋游无锡,第一个项目是坐游船浏览无锡古运河的风景。

无锡古运河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而京杭大运河已有3000多年历史了,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运河。

无锡古运河里已经看不到货船了,而它曾经是一条十分忙碌的运河,当年,万商云集的无锡,古运河是南北通商的重要通道,不仅有“百舸争流”的景象,而且康熙和乾隆下江南,也是从这古运河而来的。

我坐在古运河的游船上。河中水流缓慢,波光粼粼。两岸的建筑,大多上下两层,粉墙黛瓦,木门木窗,鳞次栉比,气息古朴,典型的江南水乡风格。它们依水而筑,有石阶从屋里伸入水中。那些散发着浓郁年代感的建筑让人想到今日之民宿,那一定是昔日的客棧或酒肆。如今看起来颇有老态的建筑,在当年也是灯红酒绿,十分风光的。想着这条古运河的辉煌历史,人声鼎沸的热闹已经远去,当年的繁华景象只能从两岸的建筑中寻找到些许的影子了。古运河果然是古老了。

自然,古运河也是一座历史博物馆,流水汨汨仿佛就是它在诉说着自己的历史沧桑。

徜徉于古运河上,我的思绪被洗去了厚厚的尘封:我曾经在这条古运河上乘过一次船呢,而且是客船。

1985年6月间,当时我还在复旦大学进修中国经济思想史,我们在吴老师的带领下实地考察江南明清经济的历史,而古运河,在明清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那次,我们先从上海坐火车到无锡。

而无锡是吴老师的老家。

吴老师家在无锡市的哪个区,已经忘了,但还记得,那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两层结构,木窗木门,木质楼梯楼板。吴老师家是在二楼的南屋;还有若干人家分住此宅。

吴老师与邻家关系十分融洽,吴老师一回家,邻家纷纷出门与他招呼,热情真诚。尤记得:邻家有一少女,十来岁的模样,一头长发,梳两条辫子,大眼睛,双眼皮,长睫毛,且嘴甜而活泼。见到我们一群人到吴老师家,她也跟了进来,一点陌生感都没有,且叔叔阿姨喊个不停。当时,我们一致夸奖:这个“自来熟”的孩子,秀外慧中,聪明伶俐,十分可爱,长大后一定大有出息。只是,后来,我再没机会遇见她,更不知道如今的她在哪里呢。屈指算来,现在的她也有四十五六岁了,想来应该是事业有成的人了。突然间,倒有点想念她了。

曾经的偶然一遇,居然在沉睡了近四十年之后,在这古运河上又被唤醒,过去多少次到无锡也不曾想起——人生的美妙与神奇大概就是如此吧。

话再说回来。那天晚饭时分,吴老师买来了很多无锡著名小吃,其中就有无锡排骨无锡小笼包,让我们饱享了一顿无锡美食。

晚饭后,吴老师带着我们来到了码头,码头应该距吴老师家不远,记得是走路过去的。客船在夜幕下的大运河中慢慢行进,途经苏州,第二天凌晨天蒙蒙亮时,抵达杭州。

这是我第一回见识京杭大运河;也是唯一一次乘坐运河上的客船。

一晃,再在古运河坐船,已经过了三十八年了!三十八年,弹指一挥间,翻天覆地,人老了,一切都变了模样!

无锡古运河的水面缓缓地流着,游船在运河里走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了起点。

踏上码头,回首再看运河,看到的是两岸古老建筑在水中的倒影,心中泛起一阵涟漪:天老地荒,运河也老;云卷云舒,潮涨潮落;不必惆怅,无需失落,未来终究会来……

月下,我听见了虫们鸟们的声音

□刘向东

父亲带兵野营拉练去了,母亲住了医院。虽然少了管束,可熄灯号一吹也吹来了黑夜的孤独。幸好这时的虫虫们最为兴奋,它们不知疲倦地发出叫声,好像故意要拉我为伴,好同它们一起欢度不眠之夜。

我住的屋子在山脚的拐弯处,东山墙的窗户直对幽森森的山口,开了窗就是密密的松树林和高高矮矮的杉树林。起先,为图清静,我关上窗户拉下帘子,还特意翻出几本小人书,试图打发入睡前的寂寞。但这些看烂了的小人书不再有吸引力,翻来翻去所有的图景也根本无法抵御窗外山林里传来的各种声音。于是索性打开窗子拉上帘子,也好多一点山野之音和溶溶的月色。

已是子夜,松风轻盈,月亮爬上了山头,虫虫们都精神十足,叫得密集欢畅。我侧耳聆听,这些声音有烂熟于心的,也有陌生的。听得出,那带有金属般“唧唧”音质的是浑身翠绿的叫蝈蝈;“咕咕”声醇厚的是肥头肥脑的油葫芦;还有身材俊逸音节“啧啧”清脆的纺织娘,和小巧玲珑音韵“唧唧”柔润的唧蛉子。也有白天和玩伴

们在废弃的坑道边捉过的长有大板牙,打斗勇猛叫声“咄咄”铿锵的黑蚱蚱。它们好像聚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交响乐队,演奏前的试音哗然一片,辨不清主音主调。可很快它们又像一丝不苟地跟着指挥,轮番发出的声音此伏彼起节奏明朗;忽而仅剩一种声音,像是独自吟唱;忽而颤音悠长渐渐消失后又风雨骤然般地响起。其间,偶尔传来一种由远渐近、由近渐远“呃咯呃咯”的声音。这种音节单调又干脆利索,听起来像是在山里见过的一种树蛙的声音。可仔细辨别却少了蛙声的震颤和回荡,由此我判断它是猫头鹰的叫声。因为在老家山区有次跟奶奶一起走夜路时,遇见一边飞翔,一边“呃咯呃咯”叫着的鸟儿。那时我胆小,听见这古怪的声音就攥紧奶奶那粗糙的手。奶奶也捏紧我手说是猫头鹰在叫唤,它喜欢夜里出来捕食庄稼地里的老鼠,是咱庄稼人的好帮手。从此我就记住了它的声音。

入秋了,月亮格外清朗,稀疏的星星也越发明亮。我数着星星,心里想:说不定会像在老家躺在麦秸垛上数星星那样,

数着数着就睡着了呢。但这只是惬意又兴奋的回忆,反而让我睡意荡尽。而虫虫们也将要举行黎明前的最后晚唱。其中饮足了夜露的知了冷不丁地“知啦”一声,似如吹响起床的哨子,又像是谢幕的告别。还有声音急促的叫蝈蝈,一阵高潮后像湿了翅膀破了嗓子断断续续地静默了。

不一会儿,靠窗的松树、女贞树上和高高的梧桐上不时地发出细碎缠绵的“唧唧啾啾”声。那是鸟儿欢爱的呢喃,还是甜蜜的梦呓呢?我不得而知,但它们的声分明流淌着诱人的温馨和快乐的想象。这时,东边的天际泛出微微的白光映衬着天马山和护珠塔古银杏清晰又硬朗的轮廓。鸟儿们也陆续从梦中醒来,它们的叫声和扑棱棱的动静渐渐淹没了虫虫们的声音。尤其那些久违了的,音波悠长的“咯咕咯咕”;音频简练的“啧啧啧啧”;音速明快的“叽咕叽咕”,和一些悦耳动听婉转悠扬的声音都是那么熟悉又亲切。

莫非它们知道远方的孩子又想老家了,特地千里迢迢飞来召唤我的吧!

